

蔡清富 编

毛泽东诗词名家赏析

臧克家
蔡清富
著

A 341.4

84946

5

D626/02

毛泽东诗词名家赏析

蔡清富 编



200016927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京)登新字160号

毛泽东诗词名家赏析

蔡清富 编

责任编辑 黄安祯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 销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5 字数：267千

1993年2月第1版 1993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 100

ISBN 7-303-62145-0/I·219

定 价：6.80 元

目 录

毛泽东同志与诗（代序）	臧克家	（1）
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		
奇怀如海 壮志凌云		
——读《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	王季思	（9）
贺新郎		
情深江海 光耀千秋		
——读毛主席为开慧同志所作《贺新郎》词	李淑一	（15）
沁园春·长沙		
读《沁园春·长沙》	臧克家	（21）
菩萨蛮·黄鹤楼		
读毛主席词《黄鹤楼》	何其芳	（25）
西江月·秋收起义		
武装暴动的礼赞		
——读《西江月·秋收起义》	莫文征	（29）
西江月·井冈山		
西江月		
——井冈山写怀之一	杨朔	（34）
清平乐·蒋桂战争		
“红旗跃过汀江”	郭沫若	（38）
采桑子·重阳		
战地黄花分外香		
——读《采桑子·重阳》	魏巍	（44）
如梦令·元旦		
读毛主席《元旦》一词的体会	蔡仪	（49）

- 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
 读《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 夏 阳 (54)
- 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
 超以象外 得其环中
 ——《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欣赏 丁 芒 (61)
- 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
 喜读《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 郭沫若 (67)
- 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
 《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赏析 张涤华 (72)
- 菩萨蛮·大柏地
 人在画图中
 ——读《大柏地》 佛 雛 (77)
- 清平乐·会昌
 山外青山天外天
 ——读《清平乐·会昌》 张志民 (80)
- 十六字令三首
 读毛主席《十六字令三首》 佛 雛 (86)
- 忆秦娥·娄山关
 而今迈步从头越
 ——读《忆秦娥·娄山关》 赵朴初 (90)
- 七律·长征
 学习《七律·长征》 赵朴初 (94)
- 念奴娇·昆仑
 《念奴娇·昆仑》赏析 周振甫 (99)
- 清平乐·六盘山
 不到长城非好汉
 ——读《清平乐·六盘山》 李 瑛 (103)
- 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

神形交融 言简意远	
——读《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	张爱萍 (109)
沁园春·雪	
《沁园春·雪》欣赏	臧克家 (114)
临江仙·给丁玲同志	
欢迎 重视 信任	
——读《临江仙·给丁玲同志》	丁 力 (119)
五 律·悼戴安澜将军	
《五律·悼戴安澜将军》赏析	钟振振 (122)
七 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浅释	安 旗 (126)
七 律·和柳亚子先生	
《七律·和柳亚子先生》赏析	张涤华 (133)
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	
“一唱雄鸡天下白”	郭沫若 (141)
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	
《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赏析	王星琦 (146)
浪淘沙·北戴河	
学习《浪淘沙·北戴河》	王 力 (150)
七 律·和周世钊同志	
《七律·和周世钊同志》赏析	何永康 (153)
水调歌头·游泳	
读《游泳》词	徐 迟 (157)
蝶恋花·答李淑一	
一朵奇香殊态的青花	
——读《蝶恋花·答李淑一》	钟敬文 (164)
七律二首·送瘟神	
《七律二首·送瘟神》赏析	周振甫 (170)

- 七 律·到韶山
“敢教日月换新天”
——读毛主席新发表的诗词《七律·到韶山》 郭沫若 (177)
- 七 律·登庐山
“桃花源里可耕田”
——读毛主席新发表的诗词《七律·登庐山》 郭沫若 (187)
- 七 绝·为女民兵题照
人民武装力量的光辉赞歌 旭 光 (195)
- 七 律·答友人
关于《七律·答友人》的几个问题 萧永义 (200)
- 七 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
“无限风光在险峰”
——读毛主席《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
..... 郭沫若 (212)
- 七 律·和郭沫若同志
“玉宇澄清万里埃”
——读毛主席有关《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一首七律
..... 郭沫若 (217)
- 卜算子·咏梅
从《咏梅》词说“反其意而用之” 鲁 歌 (224)
- 七 律·冬云
《七律·冬云》赏析 史双元 (230)
- 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读《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安 旗 (234)
- 杂言诗·八连颂
《杂言诗·八连颂》赏析 吴调公 (238)
- 七 律·吊罗荣桓同志
心祭

——重读《七律·吊罗荣桓同志》	葛 洛	(243)
贺新郎·读史		
推翻历史三千载 自铸雄奇瑰丽词		
——学习《贺新郎·读史》	萧涤非	(249)
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凌云一曲意纵横		
——重读《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程光锐	(259)
念奴娇·井冈山		
《念奴娇·井冈山》赏析	吴调公	(265)
念奴娇·鸟儿问答		
《念奴娇·鸟儿问答》赏析	周振甫	(269)
毛泽东同志关于诗词的论述		(273)
致臧克家等		(273)
致李淑一		(273)
致周世钊		(274)
致胡乔木		(275)
关于词六首的说明		(276)
毛泽东对郭沫若《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的改文	...	(276)
致陈毅		(277)
读毛主席诗词	郭沫若	(279)
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	郭沫若	(281)
试论毛主席诗词艺术	赵朴初	(285)
珍贵的“孤纸”	臧克家	(291)
从毛泽东为郭沫若改文章谈起	吴正裕	(294)
新诗改罢自长吟		
——谈毛泽东对自己诗词的修改	蔡清富 李捷	(298)

毛泽东诗词研究概观 蔡清富 (309)

编后记 蔡清富 (325)

毛泽东同志与诗(代序)

臧 克 家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各族人民的领袖。他的诗词也写得极为出色，赢得了全国人民的热爱与赞美。革命家和诗人，在毛泽东同志身上是统一的。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他肩负着党和人民委托的重任，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可是，他始终没有丢下诗。可以这么说，他写诗，关怀诗，与革命实践同始终，也是和他的内心活动密切联系着的。全国解放以后，外国人常说：一个诗人赢得了一个新中国。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他有着坚强的马列主义信仰，有着坚韧不拔的革命斗志，同时，他心中充溢着诗的感情，他有一颗炽热的诗心。

青年时代，他追求进步，寻找革命真理，努力学习，博览群书，对于诗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25年就写出了《沁园春·长沙》这样非凡的词章来。可能在这之前他就和诗词结缘了，否则，像《长沙》这样成熟的作品，不会是一蹴而就的。1925年之后，随着岁月的流迁，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他不顾戎马倥偬，环境险恶，昼夜运用心机，与敌周旋，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还牢牢地抓住诗！他，以诗抒豪情，表壮志，征途无纸笔，就“于马背上哼成”。诗，不只是他的兴趣所在，而且是他真实的心声的表露。没有随着战火化为灰烬，而今幸存的他的诗词集里的一些作品，以革命家的壮怀、诗人的热情，在我们眼前展开了一幅革命历史的大画卷。读了之后，令人振奋，令人鼓舞！这些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是高度统一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语言是新鲜活泼

的。它是高尚的艺术品，不但从内容上使我们受到深刻的教育，在艺术方面，也可以使我们得到美的享受。

毛泽东同志，还有党的其他领导同志，像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叶剑英、陈毅等，都能诗，而且各具特色。这不是偶然的。他们从青年时代起，就读了万卷书，在长期革命斗争中，走了何止万里路，经验丰富，表现能力强。毛泽东同志在谈话中对我们说过：词中小令，这种形式，像工具，运用惯了，所以写一些。运用惯了，足见他写作之勤，更可以见出，他读这类作品一定甚多。毛泽东同志在文章和谈话中，常常引用一些典故和成语，连我这个大学文科毕业了四五十年的人，也得去查书。真像他批评的：“文人也不文”。毛泽东同志对古代典籍涉猎的范围我不清楚，他对古典诗词的知识是丰富的，用力是极深的，这方面，我约略知道一点点。在见面谈话当中，他说：他们给我弄了部《明诗综》来，我觉得李攀龙有些诗写得不错。他不详读，怎能单独提出个李攀龙来？由此可见，他写诗词，不是专靠灵感，既有极为深厚的生活底子，又肯下苦功夫，求得艺术表现能力。他学习古人的长处，又不受古人的局限，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终于形成了个人独特的风格。

对自己的作品，毛泽东同志要求是极严格的。他的每一篇作品都是千锤百炼、一改再改而成的！“跃上葱茏四百盘”，后来将“盘”字改为“旋”字；“金沙水拍云崖暖”，“水”原作“浪”，“云”原为“悬”。这仅是三例，但足证作者对于自己的作品，是精益求精的。毛泽东同志不是闭门造句，孤芳自赏，而是不耻下问，广泛征求意见。1957年1月，他约我和袁水拍同志去作了两小时长谈。以后，每有新作，必先寄我一份。我了解他的平等待人、真诚相见，所以敢于坦率地表示个人意见。《词六首》在《人民文学》发表前，我看到了。这六首词有个很有情味的小序，一开头说：于某某年，于马背上哼成的。我替他勾去了第一个

“于”字。他1962年4月24日回信给我，信中说：“你细心给我修改的几处，改得好，我完全同意。还有什么可改之处没有，请费心斟酌，赐教为盼。”你看，越是伟大的人物，也越平易近人，越谦虚。

毛泽东同志的谦逊美德，还表现在其他许多方面。他的诗词出版之前，先出了个征求意见本。遵照他老人家的意见，开了一个有20余人参加的会议，好多位中央负责同志和文艺方面的领导人都出席了。毛泽东同志用大粗铅笔写了张条子：“请同志们一议。”大家对他的诗词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我事先写了23条意见，这些意见曾与葛洛同志商讨过，会后托田家英同志带转。《毛主席诗词》出版了，到手之后，我兴奋地即时拜读一遍，其中13处采纳了我的意见，有标点、个别字、小注中的字句，还有整个句子的调换。我心里激动而又感动，感动而又钦敬！

1960年夏天，周扬同志的《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一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他在作协一次大会上说：我这篇文章，原有一大段论毛主席诗词的，毛主席审阅此稿时，把这一大段一笔勾销了。这说明，毛泽东同志是很谦虚的。

1965年7月21日，毛泽东同志因陈毅同志请他改诗，回了一封谈诗的信。这封信，写得非常诚挚，如见心肝，令人感动。一开头就坦率地说：“你叫我改诗，我不能改。因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习过，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剑英善七律，董老善五律，你要学律诗，可向他们请教。”扬人之长，道己之短，虚怀若谷，精诚如金，这是何等胸襟！

我个人所以不避嫌疑，对毛泽东同志的诗词勇于提出自己的意见，完全是他伟大的胸怀和品格使我诗情激荡，觉得同在一个诗的世界里。

任何一个人，对文艺作品总有自己的偏爱。毛泽东同志在古

代诗人中比较喜爱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这是众人皆知的。我看，他的创作也多少受到这几位诗人的影响。李白斗酒诗百篇，是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毛泽东同志的诗词创作的基调是革命浪漫主义的。细味《毛主席诗词》，就会觉得，他立足于现实，但着重于革命理想。有些作品用的现实主义手法，如开卷头几篇（《井冈山》、《蒋桂战争》、《元旦》）；革命浪漫主义气味浓重的作品就更多了，特别惹人注目的是《蝶恋花·答李淑一》，这样悼念烈士的表现手法，古往今来是绝少的，堪称创格。每次读这首词，我总是想到李太白和李贺的诗格与诗风。读毛泽东同志的诗词，我们可以感觉到他力避平庸，注重展开想象，使作品幽深而又新颖，这可能是受到李贺、李商隐的影响。在他的某些词作中，也可以感到一点辛稼轩的味道。

毛泽东同志在阅读《词综》时，曾经把自己喜爱的作品，用三种颜色的笔在题目上画大圈，在字句上浓圈密点。这个本子曾经复制过。我从友人处得悉详况，也照样标志在自己的《词综》上。他圈得较多的是辛稼轩、张元干这样一些爱国主义的词人的豪放作品。田家英同志曾在电话中告诉我：毛泽东同志的某首词的开头，是有意仿照稼轩《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的。他也圈了岳飞、文天祥，以及一些思想内容并不现实而艺术表现却颇动人、名字颇为陌生的词人的作品，如王珣……。对于蒋捷、李清照，他也颇为欣赏。在作家和作品方面，他虽然有个人的偏爱，但在评论作家和作品时，却不摈斥与己不同的东西，不全凭个人好恶来决定优劣。在艺术欣赏与借鉴上，他是眼光放远，一视同仁的。“人莫圆该”，他这种气度与胸怀是难能可贵的。1957年，他在和我们谈话中，曾毫不掩饰地表示过他对杜诗不甚喜爱。但他在成都杜甫草堂参观时，在给陈毅同志的信上，都以评论家的态度对杜甫作出了公允评价。

毛泽东同志没有系统地发表过关于诗词的理论，但从他的创

作实践中，从他的一些书信及其他言论中，都可以见出他对诗词问题的看法和意见来。他在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信中，一方面大力肯定陈毅同志诗的“大气磅礴”，同时又指出：“只是在字面上（形式上）感觉于律诗稍有未合。因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我看你于此道，同我一样，还未入门。”这几句看来很平常的话，却触及到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已经做了深刻的论述。在同一信中，毛泽东同志又提出了一个创作上的重大问题，即“形象思维”问题。这个问题，古代理论家、作家都提出过，而且用自己的创作示范过，但毛泽东同志当时提出这问题，是有着现实意义的。他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他强调“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几十年来，新诗的散文化倾向是严重的。抽象的说教，直白的道情，使诗失去了鲜明的形象，减却了引人入胜的魅力，读作品时，不能使人如见其形，如闻其声。从诗的散文化，他引申出对唐诗与宋诗的看法。他对韩愈“以文为诗”提出了意见，并评说：“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这样讲法，似乎不太公允。宋人以文为诗，是有其历史背景、时代要求的。反映唐情调，戮力独辟蹊径，同时也与宋初的古文运动有关。唐宋诗的长短，至今评价不一，但宋代诗坛上是有大家、名家的。许多优秀作品传之后世，咏诵不衰。今天单凭一本《宋诗选》也可以看出宋诗的轮廓。像北宋的苏东坡，南宋的陆放翁，不能说他们的作品没有形象，“以文为诗”。虽然在评论唐宋诗问题上似乎有欠公允，但毛泽东同志为了救时弊，为了加强人们对诗的形象化问题的注意，提出“诗要用形象思维”，是重要的，也是及时的。

毛泽东同志是写旧体诗词的，对于新诗他看得少些。但是，他很关心新诗及其发展情况。那次他约我们去长谈，结束时，他送出勤政殿正门，立在那儿，向我们挥着大手告别，并遥呼：“把

你们的作品送一份给我啊。”

1957年1月，《诗刊》创刊，他应邀允许把18首诗词发表在上面，一时排队买《诗刊》，成为佳话。在创刊号上，还发表了他给我和编委们的一封比较长的信，祝《诗刊》成长发展。另外还谈到：“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看，他自己写旧诗，但不主张青年人学写旧诗。他对新诗看得不多，也从来没写过，但他主张现在写诗应以新诗为主体。这种不凭个人意气与偏好的科学态度，大大值得我们学习。他在与我们谈话中，虽然没有正式批评新诗的缺点，从他的口气中感觉到他对新诗的散漫，太自由化，是不满意的。相反的，对于民歌则大有好感。他说，从《诗经》的四言，后来发展到五言、七言，到现在的民歌大都是七个字，四个拍子，这是时代的需要。他说新诗应该精炼、大体整齐、押大致相同的韵。也就是说，应该在古典诗歌、民歌基础上发展新诗。一方面要继承优良诗歌的传统，包括古典诗歌和“五四”以来革命诗歌的传统；另一方面，要顺应时代的要求，以求得新诗的发展。他还说过：新诗改革最难，至少需要50年。找到一条大家认为可行的主要形式，确是难事。一种新形式经过试验、发展，直到定型，是长期的，有条件的。譬如律诗，从梁代沈约搞出四声，后又从四声化为平仄，经过初唐诗人们的试验，到盛唐才定型。形式的定型不意味着内容受到束缚，诗人丧失个性。同样的形式，千多年来真是名诗代出，佳作如林。固定的形式并没有妨碍诗歌艺术的发展。

对于新诗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信中也谈到了，可见他对新诗的现况及其发展前途是极为关注的。信中说：“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

从毛泽东同志这些话中，我个人觉得他注意到了两个重要问

题。一个是“广大读者”，也就是诗歌的群众性，要新诗挣开知识分子的圈子；另一个是他一而再地赞扬民歌，这与民歌形式的比较齐整、口语化、大众化有关。总括他老人家的意思，是希望新诗的形式民族化——从古典诗歌和民歌中吸取营养与形式，在思想内容方面反映时代精神与社会主义伟大现实，最终达到新诗的大众化、民族化。你看，他说“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而不说“新体诗”，添了一个“歌”字，大有意味可寻。

毛泽东同志是无产阶级革命诗人，他用自己的诗词，抒发壮志与豪情，鼓舞起我国和全世界人民的斗志。他探讨、评论古典诗词，留心新诗的现况及其未来的发展。念兹在兹，用心良苦。他一生与诗结下不解之缘，虽日理万机，而胸中始终有个诗字在！在他老人家诞生90周年之际，我以感激的心情，缅怀他为诗歌立下的丰功！

1983年12月30日

（原载《红旗》1984年第2期）

